

朱鼎成

李鑫编著



海派文化丛书

海派中医

 文匯出版社



上海中医药大学

海派中医

上海中医药大学

海派文化丛书

海派中医

朱鼎成 李鑫编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派中医 / 朱鼎成, 李鑫编著. —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80741-856-6

I. ①海… II. ①朱… ②李… III. ①中医流派-上海市-文化 IV. ①R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50852号

海派中医

作 者 / 朱鼎成 李 鑫

责任编辑 / 张 衍

装帧设计 / 周夏萍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新文印刷厂

版 次 / 2010年8月第1版

印 次 /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640 × 960 1/16

字 数 / 220千

印 张 / 18.75

ISBN 978-7-80741-856-6

定 价 / 33.00元

编委会

顾问

王元化

吴谷平

方明伦

徐中玉

邓伟志

钱谷融

庄晓天

龚心瀚

严家栋

缪国琴

主编

李伦新

副主编

丁锡满

李友梅

郑家尧

编委

丁锡满

忻平

丁宏根

陆廷

王晨

郑家尧

李友梅

桂国强

李伦新

唐长发

(注：以上名单按姓氏笔划排列)

总序

在中国所有的城市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两个城市是完全相同的,每个城市都有各自的特点和个性。上海,无论是城市的形成过程、发展道路,还是外观风貌、人文内蕴,抑或是民间风俗习惯等,都有鲜明的特点和个性,有些方面还颇具奇光异彩!

如果要我用一个字来形容上海这座城市,我以为唯独一个“海”字,别无选择。

上海是海。据研究表明,今上海市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市中心地区,在六千多年以前,尚是汪洋一片。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江的奔流不息,大海的潮涨潮落,渐渐淤积成了新的陆地,以打鱼为生的先民们开始来这一带活动。滩涂湿地渐长,围海造地渐移,渔民顺势东进,于是出现了叫上海浦、下海浦的两个小渔村,由此迅速发展起来。到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在今小东门十六铺岸边形成集镇,称上海镇。后于1292年正式设置上海县,县署就在今老城厢内的旧校场路上。一个新兴的中国滨海城市就这样开始崛起。所以我认为,上海可以说是一座水域,上海是因水而生,因水而兴,水是上海的血脉,水是上海的精灵。直至今

日,上海的地名、路名依旧多有滩、渡、浜、泾、汇、河、桥、塘、浦、湾……这都在向人们证明,是水造就了上海这座城市。

海洋是美丽而壮观的。约占地球表面总面积的70.8%是海洋水面,如果称地球为“水球”也不无道理。海洋是广阔而有边的,是深而可测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海洋是生命的摇篮,是资源的宝库……任你怎样为之赞美都不会过分。

海在洋的边缘,临近大陆,便于和人类亲密接触。我国的万里海疆,美丽而且富饶,被誉为能量的源泉、天然的鱼仓、盐类的故乡,孕育着宇宙的精华,激荡着生命的活力……任你怎样为之歌唱都不会尽兴。

上海是海。是襟江连海的不息水流造就了上海,更是水滋养了上海,使这座城市孕育了以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为主要特征的海派文化。可以说,没有水就没有上海,就没有这座迅速崛起的滨海城市。没有海派文化的积极作用,也就没有上海的迅速崛起和繁荣发达。今后,上海的发展还要继续做好这篇水文章,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点!

上海是海。上海人来自五湖四海,是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是典型的近代崛起的新兴城市,不同于在传统城市基础上长期自然形成的古老城市。1843年开埠以前,上海人口只有20多万,经过百年的发展,人口猛增到500多万。据1950年的统计,上海本地原住民只占上海总人口的15%,移民则高达85%。上海的移民,国内的大都来自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国际的虽来自近四十个国家,但主要来自英、法、美、日、德、俄,其数量最多时高达15万人。在一个多世纪中,上海大规模的国内移民潮有如下几次:

太平天国期间,从1855年到1865年,上海人口一下子净增了11万。

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孤岛期间,仅4年时间,上海人口净增了78万。

解放战争期间，三年左右，上海人口净增了208万，增势之猛，世界罕见。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产生了新一波移民潮，人口增长势头也很猛，现在户籍人口已经超过1800万，此外，还有外来务工人员600万。每年春运高峰，车站码头人山人海、人流如潮，是上海一道独特的风景。

上海是海。上海的建筑素有万国博览会之美誉，现在是越来越名副其实了。有人说建筑是城市的象征，是城市文化的载体；也有人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是城市的表情。依我看，上海的城市建筑是海派文化的外在形象体现，无论是富有上海特色的石库门里弄房屋，还是按照欧美风格设计建造的各式各样的建筑，包括集中于南京路外滩的建筑群，和分布于各区的多姿多彩的别墅洋楼，诸如文艺复兴式、哥特式、巴洛克式、古典主义式……现已列入重点保护的优秀历史建筑就达300多处，或者是后来建造的如原中苏友好大厦等，都在向人们无声地讲述着丰富而生动的历史人文故事，演奏着上海社会发展进步史上的一个个乐章。

上海是海。上海人讲话多有南腔北调，还有洋腔洋调。中国地域广阔，方言土语十分丰富。56个民族，都有本民族的语言。上海这个迅速崛起的移民城市，人口的多元化，自然带来了语言的多样化，中国各地方言和世界各国的语言大都能在上海听到。

上海是海。上海人的饮食，可谓多滋多味，菜系林立，风味各异，川帮、广帮、闽帮、徽帮、本帮……应有尽有；西菜、俄菜、日本菜、印度菜……数不胜数。

上海是海。上海的戏剧舞台百花争艳，京剧、昆剧、越剧、沪剧、淮剧、歌剧、舞剧……剧种之多，阵容之齐，在国内数一数二，在国际堪称少有。浙江嵊县土生土长的越剧在上海生根开花，走向全国；而上海土生土长的沪剧则别具一格地将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王尔德的

《少奶奶的扇子》改编成功……

上海确实就是海！

海派文化姓海。

海派文化不等于全部上海文化，而是上海文化独特性的集中表现。

姓海的海派文化，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中华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之魂。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就像一棵根深叶茂、顶天立地的大树，巍然屹立，万古长青，枝繁叶茂，这树的主干在北京，树根深扎国土，树枝则是伸向祖国各地各民族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一种说法耐人寻味：看中华文化五千年要到西安去；看中华文化两千年要到北京去，看近百年来中华文化发展要到上海去。当然，比喻总是蹩脚的。

姓海的海派文化，是伴随着上海这座典型的移民城市的崛起而形成的，来自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福建……的移民带来了当地的民族民间文化，在上海相互影响，有的彼此融合，有的相互排斥，有的自然淘汰，经久磨合而逐渐形成新的文化形态。因此，海派文化是吸纳了国内各地民间文化精华，孵化生成具有鲜明上海地方特色和个性的独特文化。

姓海的海派文化，是受世界文化特别是受西方文化影响最多的中国地域文化。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西学东渐，海派崛起，云蒸霞蔚，日趋明显。随着西方物质文明的输入，如1865年10月18日在南京路点亮第一盏煤气灯，从此上海有了“不夜城”之名；1881年英商自来水公司成立，次年在虹口铺设水管，开始供水……东西方人与人、文化与文化整体接触，尤其是租界上“华洋杂处”、“文化混合”，虽然于我们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但客观上却是引进西方文化早而且多，使上海成了“近代化最成功的地方，市民文化最强大的城市”，往往统领风气之先。

姓海的海派文化,是随着上海发展而发展的,是客观存在,有客观规律,我以为大体可分为这样几个时期:

萌芽时期:1843年上海开埠以前,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吴越文化,为海派文化提供了基础,开始孕育海派文化。

成长时期:1843—1949年期间,特别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八面来风”似的国内外移民,哺育了海派文化的成长。

转折时期:这又可以分为两段:1949—1965年间,建国以后,定都北京,商务印书馆等文化单位迁往北京,以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夏衍、曹禺为代表的上海文坛骁将率队陆续迁居北京,上海在电影、文学、戏剧等诸多方面不再是中国的文化中心,这是很正常的转移。上海虽然不再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了,但文化基础很好,依然作用不小,有些方面如电影、小说在全国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这也给海派文化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整个中国文化,包括海派文化,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罄竹难书。

成熟时期:1976年,笼罩祖国天空的阴霾一举扫去,阳光重新普照大地,结束长达十年的浩劫,开始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全中国范围对“文革”进行反思,进行平反冤假错案,逐步恢复正常的文化活动。上海以话剧《于无声处》和小说《伤痕》为起点,海派文化开始新的阶段。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上海再次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海派文化重新焕发青春,健康发展,在新的基础上正在走向成熟。

当前,海派文化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存在这样那样前进和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和弱点,这是要引起重视并认真对待的。

姓海的海派文化,有哪些基本特点呢?我以为主要有:

一是开放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为我所用,化腐朽为神奇,创风

气之先河。不闭关自守,不固步自封,不拒绝先进。

二是创新性:吸纳不等于照搬照抄,也不是重复和模仿人家,而是富有创新精神,洋溢着创造的活力。当年海派京剧的连台本戏、机关布景是创新,如今的《曹操与杨修》也是创新,金茂大厦则是在建筑文化方面的创新。

三是扬弃性:百川归海,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尤其在被动开放时期,特别是在“孤岛时期”,租界内某些殖民文化的影响也不能忽视,需要加以清醒地辨别,区别对待,避免盲目和盲从。

四是多元性:海派文化和其他事物一样,具有综合性,是复杂的体系,不应该要求纯之又纯,水清无鱼,那就不成其为海派文化了。雅与俗,洋与土,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相容并存,以致落后、低级、庸俗、黄色、反动文化,在以往那特定历史时期,也夹杂其间,怎么能用这些来对今天的海派文化说事呢。

五是商业性,海派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中,其适应市场的商业性都有不同的表现。上海人往往对国内外市场行情具有敏感性,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比较强,有些从事文化艺术工作的人士,也比较有经济头脑和市场意识。

我认为,海派文化的“派”,既不是派性的派,也不是拉帮结派的派,更不是其他什么派。千万不要“谈派色变”,也不必对“派”字讳莫如深,远而避之,切忌不要一提到“派”字,就联想到造反派、搞派性、讲派别!不,我们这里所说的海派文化,是反映上海文化风格的最重要流派。我国有京派文化、徽派文化、吴越文化……和海派文化一样,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我们的京剧有麒派、尚派等等,越剧有袁(雪芬)派、傅(全香)派、戚(雅仙)派……都是戏剧艺术的流派,流派纷呈有何不好。

我认为,海派文化是客观存在,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海派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直在发展变化之中,既不要一提到海派文化就沉醉于20世纪30年代怀旧情调中,也不要一说到海派文化马上就与当年的流氓、大亨、白相人划等号。应该看到,经历了漫长时期的风雨淘洗,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上海发生了巨大变化,海派文化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面貌。海派文化发展的至高境界,我想就是“海派无派”,正如石涛先生所说,“无法而法,乃为至法”。应该要为海派文化向至高境界发展而不断努力。

时代呼唤《海派文化丛书》。

《海派文化丛书》是历史的需要。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趋同化的当今世界,我们伟大祖国亿万人民正在为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而团结奋斗,中央要求上海搞好“四个中心”建设,发挥“四个率先”作用,还要继续搞好在浦东的综合改革试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应有贡献,特别是要主动热情地为争取办好中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而努力。世界人民的目光聚焦上海,为了全面了解上海、正确认识上海,都迫切需要为他们提供新的准确而完整的图书资料。国内各兄弟省市的同志也有这样的愿望,新老上海人同样都有这个要求。可以说,编辑出版一套系统介绍海派文化的丛书是当务之急。

《海派文化丛书》必须力求准确系统地介绍海派文化。海派文化曾经有过争议,如今也还是仁者见仁,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也是好事。我们编纂者则要严肃而又严格地正确把握,既不要过于偏爱,也不要执意偏见。近年来,由于上海大学领导的重视和不少专家学者热情支持,已经举行了多次海派文化学术研讨会,汇编出版了五本论文选集,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心和欢迎,但这还远远不够。我们要以认真负责的态度,

出版好这套丛书。

《海派文化丛书》的创作、编辑、出版工作一经动议,就得到作家、编辑和有关领导的热情支持,得到上海大学、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和文汇出版社等大力帮助。我相信,《海派文化丛书》的出版可以为中华文化宝库增添新的内容,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上海的建设增强精神助推力,同时,也可为希望全面了解上海的中外人士,提供一套具有系统性、权威性、可读性而又图文并茂的图书。

我谨代表《海派文化丛书》的作者、编者、出版发行者,向所有给予帮助和支持的单位及个人表示衷心感谢!向读者和收藏者们致以诚挚的敬意!向读后对本丛书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的朋友鞠躬致敬!

是为序。

李伯新

2007年5月20日于乐耕堂

(本文作者为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自序

中医文化沧桑于千年的历史变迁，在时代的更替中凸显着各系流派的峥嵘。中医学丰厚的文化底蕴，体现了中国医学的博大精深，中医医理更是循着传统与发展的脉络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哲学思辨。而流派形成于中国地大物博的地域差异，几千年来的医学实践代代丰满与完善，曾在中国医学史的各个阶段、领域、环境中百花齐放，引领并推动了中国医药学的传承和发展。

海派中医成长于近代上海的海派文化土壤，名医荟萃、流派纷纭，学术争鸣、中西医学交融，逐渐形成在长三角特有的地域环境下的医学文化现象。海派中医具有“开放包容、吸纳创新”的鲜明特征，在近代中医学史上独放异彩，曾是全国中医界最繁荣、最活跃、最有创造力的群体之一。

海派曾经被扣上“西化”、“崇洋媚外”的帽子，海派中医更一度沦为贬义词的“近亲”，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熊月之教授曾说：“世人对海派的评论，是贬多褒少，骂多赞少，也少有人出来回应辩护，从一个角度看，这种批评的自由是一种文化宽容和成熟的表现。”近年来，社科院

等一批专家学者开始把海派列为“至亲”。突破传统,从多元立体的角度去看,海派中医是一种流派,是地域性医学,更是一种文化。

沪上名医、国医大师裘沛然曾认为海派是“无派之大派”,海纳百川,包罗万象,各派均归于“海”;各路英才,聚集上海,汇集成“大派”;学术“海量”,吸收众长,堪称“海派”。上海市中医药学会会长严世芸称:海派中医特征为“容”,即:容量、容纳、包容、兼容。容纳全国中医贤才,使上海成为人才荟萃之地,从而体现出海派中医超大的容量;海派中医学术兼容、流派纷呈,派生出各种人才培养模式,即家传、师承、院校教育等,展现出包容的性格,教育的内容也是中西并举。上海名医张云鹏称“吞吐造化”为海派中医的特征之一,即:容纳中西医学、广纳各地人才为“吞”;向海内外辐射传播中医药学和输送中医药人才为“吐”;在上海这块海派文化的土壤中,创新发展中医为“造化”等。名老中医们的独到见解,本身也是海派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1980年是海派中医血脉相续的重要一年,经过10年“文革”的浩劫,全国中医事业又面临着后继乏人、后继乏术的濒危局面。当时名老中医最年轻的也已年近六旬,子女中虽有继承父业之志,但空怀报国之心。十年劫难,全国的大学一律停办,他们也因此失去了学习深造,传承中医的机会。中央指示上海市政府举办一期名老中医子女继承班,抢救中医名家的宝贵经验。

1978年,中共中央发了第五十六号文件,明确了老中医子女可以通过特殊招生的办法使其继承父业。很幸运的是,笔者当时在卢湾区一个街道的图书馆工作并在业余大学学习中文专业,通过考试进入了新时期海派中医传承的行列。当时对几百人进行了筛选,最后从中录取了60位有志中医事业的接班人。他们的先辈有:名列《大辞海》的医学家魏指薪、朱春霆,国医大师颜德馨,著名老中医韩哲仙、金寿山、姚芳蔚、闻

茂康、朱宗云、陈德尊、史济柱、奚永江、余蔚南、庄芝华、曹余德、诸葛文等一批囊括内、外、妇、伤、针灸、推拿、眼科、喉科、肝病、肛肠科等的海派中医代表人物。

这是一个别具特色的班级，由市卫生局委托上海卫生干部进修学院（现为上海职工医学院）代办，学员均来自中医世家，有的是应届高中生、在读大学生，有的是工作数年的职工，也有的已为人父母，大家都揣着一颗继承父业的热心而来。

海派名老中医们对课程的设置与教育模式提出了不少建议，希望后人能真正传承自己的学术，振兴中医。他们认为医德教育尤为重要，课堂多元化教学与师带徒临床实践相结合是培养中医的重要途径，也成了这个班的办学特色。学习的科目除了中医基础理论、中医方剂、中药学等外，根据名老中医的建议，还强化了古汉语的学习，中国文学课主要是讲授《古文观止》中的历代名著；书法课由知名书法家亲自执教，现代医学课程、日语课程也贯穿其中。

5年以后，上海中医界的一支海派新军，跟随自己的前辈临床继承，并在传承的基础上加入自己的心得体会。当改革开放的大门一开，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漂洋过海，把中医带到了海外，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据不完全统计，该班成员留在上海的只占到50%左右，而他们的子女传承祖业的不到30%，“名医无后”这个梦魇又一次出现在海派中医身上。如何让海派中医薪火相传，是每一位中医以及相信中医、热爱中医的国人应该思考的。

如今，面对经济大潮、强势西风，海派中医从未如此血脉难续，其中的原因难以说清。中医作用被低估、中医存在信任危机、中医生源匮乏、中医教学西化、中医良莠不齐、中医前途迷惘……确是不争的事实。中医人、中医后人未雨绸缪，转投他业的不在少数。曾国藩说过，历代学者

没有不读《易》的，也没有不懂医的。旧时的文人墨客都以学医为荣，认为“上可疗君王之疾，下可救黎民百姓，中可自己养生”，因此才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之说。中华民族的中医药学正经受着挖掘创新的考量，担当着继承发展之重任。

当《海派文化丛书》主编李伦新先生向我们约稿写《海派中医》一书时，我们觉得这个题目很好，但是无从下手。因为海派中医就像海一样深不可测、宽广无比。它就像中医的经络一样，从井、荣、输、经、合直到贯穿全身的十二经脉。它既是点滴的、片断的、残缺的、奇特的，就像西方的巴洛克风格；更是系统的、庞大的、有机的、大一统的中华和谐。我们很想把听到的、看到的、感悟到的关于我们先辈的艰苦创业、开拓创新、终成大业的故事展现给大家。

我们提起笔来却又无法书写，因为，当站在昆明的大观楼，看八百里滇池汹涌奔腾，铺天盖地，每一滴水珠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每一朵浪花都述说历史的积淀。写什么呢？实在很难写。说了这朵浪花，又要写那个波涛，无数的人和事，几十个流与派，都不能割舍，难以落笔行文。

过后，李伦新先生又来督促，说：“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就把你所知、所思、所能写的那一部分像讲故事那样娓娓道来。”因为，无论是老上海人或新上海人，大家都想知道在这块热土上，曾经发生过的那些事情。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种重复，海派中医又是海派文化中不得不提的一个很重要的中国文化传播发展的缩影。叙说其中的故事，对有志中医事业的同道不啻为一种智慧与力量，对世人亦有所启发与帮助。

我们想了很久，终于用笔记述了这一段令当代医者羡慕、敬仰的那些沪上名老中医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直至五六十年代所创造的辉煌。期许通过讲故事的形式，从不同的角度来揭示、探索甚至还原那个已逝去的年代，那个只能从泛黄的档案中，从知晓风云的同道口中，从耄耋前